

希望

被這世界愛着

寶劍鋒

—

著

山頂文化

目錄

第一章	少年苦難	001
第二章	誤解偏頗	015
第三章	貧窮飢餓	027
第四章	顆粒無收	041
第五章	看見希望	054
第六章	背井離鄉	069
第七章	新生活伊始	079
第八章	溫暖的被褥	092
第九章	人心易變	104
第十章	近鄉情怯	118
第十一章	亭亭玉立	134
第十二章	撕破臉皮	149
第十三章	讀書認字	162

第十四章	礦難驚變	172
第十五章	開解迷惑	183
第十六章	笨手笨腳	194
第十七章	初遇盜賊	204
第十八章	入選聯防隊	213
第十九章	艱苦訓練	226
第二十章	夜間巡邏	237
第二十一章	情竇初開	250
第二十二章	敗露對峙	265
第二十三章	情真意切	280
第二十四章	一起回家	290
第二十五章	胡攪蠻纏	305
第二十六章	喜結連理	314
第二十七章	苦口婆心	320
第二十八章	翠芬動怒	328
第二十九章	賽事奪冠	338
第三十章	血脈相連	352
第三十一章	長風破浪	361

第三十二章	揮淚離別	376
第三十三章	風氣不正	384
第三十四章	弄瓦之喜	393
第三十五章	子欲養，親不待	404
第三十六章	再次下崗	411
第三十七章	自責愧疚	422
第三十八章	入職警隊	433
第三十九章	萬物逢春	445
第四十章	颱風悲鳴	461
第四十一章	一等功勳	475
第四十二章	追擊兇犯	484
第四十三章	生死一線	493
第四十四章	圓夢少年	506
第四十五章	歲月安然	517
第四十六章	病魔無情	528
第四十七章	託遺響於悲風	535
後 記		540

他從這個世界路過。

初入紅塵不知人間疾苦，
暮然回首已是苦中之人。

那日坐於竹林，回望一生，
陽春垂暮，日色余暉，拂照琅玕竹。

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這是一個平凡人的一生……



少年苦難

陽江這一地名起源於「漠陽江」，別稱蠓城、陽江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兩陽地區屬南海郡地和桂林郡地，後為江門市屬縣。

陽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站和補給站，曾是漢代、兩晉、南北朝古高涼郡治和隋時冼夫人幕府治所。

那年夏天，蟬鳴。

陽西縣新圩鎮的一個農村家庭。

三歲的林啟周坐在門檻上，黑黝黝的眼睛茫然地注視着空蕩蕩的院子。

周圍一切聲音都會在傍晚的夜色中被無限放大，包括身後嬰兒尖銳的啼哭。

這是母親在三年中生下的第二個孩子，林啟周不懂什麼是添丁進口的喜悅，也看不懂父母臉上那一層層疊擦起來的笑容是什麼意思，只是呆呆地，有些怔愣地，將小小的手悄悄按在肚皮上。

「咕——」

他餓了一整天，大人們都圍在新生兒周圍說着吉祥話，進進出出卻沒人記得他還沒吃飯。

小短腿撐着瘦弱的身板站起來，身上的衣服空空蕩蕩，是一件大人洗到發白的舊長衫，裁掉一截的邊緣毛毛糙糙，寒酸又可憐。

搖搖晃晃走到廚房，坑灶裏的火早就滅了，踩着凳子伸着腦袋看向鍋裏，籠屉上只有一個冰涼的番薯。

不等他伸手去拿，身後急匆匆的腳步聲傳來，父親懷裏抱着一個紅色布包，喜氣洋洋地笑着。

「周仔，這是小弟弟，以後你要照顧他啊。」

林啟周抿了抿唇，還不等他說什麼，就看見父親的大手抓起番薯又快步走了回去，念叨着：「給你媽媽吃了補充點體力，今天真是林家大喜的日子！」

小小的林啟周站在凳子上，看看父親的背影，又看看空無一物的籠屉，默默垂下了頭。

此時的他還分辨不出，心裏的失落是因為父母的疏於關心，還是因為自己餓着肚子。

拖着虛軟的腳步走回院子，仰頭看着面前的老樹，黑褐色的樹幹盤虬臥龍，蜿蜒着向天空伸展，每一截都帶着密密麻麻經久癒合的傷疤，看上去死氣沉沉。

越過乾枯醜陋的樹幹，最上面的一截彷彿得到了月光的滋潤，陡然地，溢出許多蒼翠的生機，隨着沉悶的晚風簌簌擺動，綠葉間滲漏的皎潔，輕而易舉地晃花了孩子的眼。

林啟周揉了揉眼睛，乖巧又安靜地坐在下面，他還不知道，這棵樹將見證他十幾年的成長時光，並伴隨着陣陣啼哭和日復一日的熬煎。

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破落庭院中的老樹四季蒼翠，林啟周恍惚間就已經長成了少年模樣。

十三歲稚嫩的臉在風吹日曬中逐漸黝黑，粗糙的臉蛋和乾癟的身板，遠遠看過去像是才八九歲的孩童。

「周仔！把弟弟的尿布洗了。」

梁玉珍大着肚子，一腳踩在門檻上，揚聲呼喚。

林啟周抬眼看過去，默不作聲地放下手中的柴火，點了點頭：「我做好飯就洗。」

「那你快一點啊，興仔都快沒有尿布換了！」梁玉珍一邊說，一邊扶着肚子轉回房間。

林啟周抹了把臉，將泡着尿布的大盆端到院子裏，母親口中的興仔就是他最小的弟弟林啟興，剛剛出生百天。

這十年裏，母親像不知疲倦一般，給家裏添了四個孩子，三男一女，他是大哥，已經操持家務，起早貪黑地照顧一大家子，而最小的還在嚶嚶啼哭。

隔着門窗，聽着母親輕柔地哼着兒歌，跟肚子裏那個尚未出世的孩子交流，林啟周眼中閃過幾分倦怠。

大盆裏散發出陣陣尿騷味，廚房的灶火還沒生起，院子裏胡亂跑跳的弟弟妹妹將早上拾掇乾淨的地面又弄得一片狼藉。到處都是活計，彷彿永遠都幹不完。

「媽——」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外面變聲期的少年扯着一副公鴨嗓，踢踢踏踏地跑進來。

林啟周看着大弟弟林啟揚滿頭大汗，鞋底不知從哪沾了一腳泥巴，在院子裏一步一個泥腳印，心裏當即生出一股火氣。

伸手揪起弟弟耳朵：「整天就知道瘋玩，我早上才刷乾淨的院子！」

「疼疼疼！」林啟揚嚎叫着，一甩身掙脫開，扭頭進了屋子。

「媽！外面有賣冰棍的，你給我點錢。」

林啟周沒聽清裏面說了什麼，認命似的坐在小馬扎上搓洗尿布，沒多時，弟弟捏着錢興沖沖地跑出去，胳膊一揮，帶走了院子裏玩鬧的兩個蘿蔔頭。

他們兄弟的名字取「周揚聲興」四個字，一個妹妹叫林啟蘭。他沒念過幾天書，這些人名的字都是費了好大力氣才學會寫的，不過也是歪歪扭扭拼湊起來的筆畫。

那個年代，整個村子也沒有什麼重視教育的意識，孩子們都是散養在外，下河摸魚，上樹抓鳥，只要不玩沒了小命，只要在吃飯時回家就好。

夏季的廣東悶熱潮濕，坐在大樹的陰涼下，也免不了生出一身臭汗。

林啟揚捏着冰棍回來，涼絲絲地冒着冷氣，一口口小心翼翼地舔着，身後的蘿蔔頭你一口我一口地分吃一根，這般炎熱的天氣吃冰棍，看着就透心涼。

林啟周餘光掃過他們，一顆汗水滴進眼睛裏，酸酸澀澀的，用力眨了眨才隱掉發花的視線。

「大哥，給你吃。」

最小的妹妹舉着冰棍遞到他嘴邊，圓溜溜的眼睛清澈乾淨。

冰棍製作得很粗糙，一根木棍歪歪斜斜地插在裏面，可那奶香氣和冰塊的涼意鑽進鼻孔裏，他知道要是狠狠咬上一口，肯定能瞬間緩解渾身暑意。

看着小妹妹白嫩的臉蛋，明明很饞，卻執意把冰棍送到他嘴邊，林啟周縮了縮泡在水裏的手指，輕輕用舌尖舔了一下。

只是一下，冰棍的甜味都不等在味蕾上綻放，就收了回去，笑着說：「阿蘭乖，你們吃吧。」

看着阿蘭蹦蹦跳跳着走了，他咂咂嘴，盡力回味那一點點甜，用手背

抹掉額上的汗珠，垂下頭接着搓洗尿布。

家裏孩子多，而收入只有父親出去做工那一點，日子過得緊巴又可憐，能養活一大家子已經很不容易了。這些冰棍之類的小零食，偶爾吃一次，都像過年一般開心。

可他知道，這種開心只存在於幾個弟妹之間，他這個做大哥的，早早就被灌輸着懂事聽話的思想，這些「好東西」都是要讓給弟妹，輪不到他嘴裏的。

傍晚，昏暗的廳堂只有一盞吊着的電燈搖搖晃晃，飯桌上更是寒酸，只有幾個番薯，一碟鹹菜，唯一一碗飄着白米的粥水是要留給做工晚歸的父親，大大小小的孩子擠擠挨挨坐在一起，都看着那碗白米粥嚥口水。

林啟周拿着番薯分給弟妹，可孩子多，番薯不夠，小妹妹眼饞地盯着他手中那最後一個，他頓了頓，掰了一大半塞到她手裏，輕聲說：「快吃吧。」

他手心裏只剩下一小塊，半大的小子幹了一天的活計，明顯是不夠吃的，可看着弟妹們狼吞虎嚥的模樣和那碗冒着熱氣的白米粥，咬咬牙，將視線挪開，一口口咬着手裏的番薯。

太少了，錢不夠，糧食不夠，衣裳也不夠。

他從小到大穿的都是父親的舊衣服，一件穿三年，穿不下了就留給大弟弟穿，而腳上的鞋子也從來沒合腳過，都是踢踏着，跑得快一點就不知會甩到哪裏。

林啟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反正周圍的人家都過得差不多，唯一一次生出憧憬，就是在了一本圖畫書上，看見一幢幢高樓，與生活的環境天差地別。

可不等他看到下一頁，就會有數不盡的家務堆到眼前，而放下的書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撿起來。

洗刷碗筷，把父親的布鞋擦拭乾淨，接着馬不停蹄地拿着掃帚打掃院子，看見兩根雪糕棍扔在地上的時候，林啟周驀然頓了一下。

低着的眼臉在臉上投下一片陰影，借着月光也看不清他的神色，少年單薄的脊樑佝僂着，纖瘦的臂膀微微顫抖，猛然伸出腳尖，將雪糕棍一腳踢到牆邊，然後視而不見。

做完全部活計，父親已經響起鼾聲，他走回房間，原本小時候只有他自己的木板床，已經四仰八叉地躺着兩個孩子，衣裳凌亂地扔在床頭，林啟揚和林啟聲早就進了夢鄉。

兩張寬大的木板鋪着被褥，他彎腰撿起衣裳疊好放在弟弟們枕邊，輕手輕腳地摸黑上床，但凡動作大一點，木板床就要吱吱呀呀響個不停。

躺在床上的時候，勞累一天的身體驟然放鬆，每一塊肌肉都在叫囂着酸痛，扯過一角被子搭在身上，扭頭看向窗外。

月光十幾年如一日的皎潔，老樹沒再變得茂盛，而他卻身量漸長，卻依舊縮手縮腳的生活在這個家裏。

餓肚子是常態，做活到夜深人靜也是常態，身為長子活得最累，吃得最差亦是常態，彷彿所有人都默認了他這樣的生活方式，心裏偶爾冒出來的一點酸楚無人知道，只能在這樣寂靜的夜晚，悄然在心裏挖個坑，深深地埋藏起來，不足為他人道。

夏日悶熱，本就不夠寬敞的房間，因為弟弟們一個接一個的出生而更加逼仄，林啟周已經適應這樣的生活，但他或許並不認命。

瘦弱的少年閉上疲倦的眼睛，進入夢鄉之前，他想道，老樹啊，童年都是如此辛勞嗎？

院子裏的老樹被夜風吹拂，撲簌簌落下兩片葉子，彷彿在回答他懵懂的詰問……

清晨，天邊泛起魚肚白，光亮漸漸浸潤着淡藍色的天空，整個世界慢慢明亮起來。

林啟周被院子裏唸唸的磨刀聲叫醒，用手狠狠揉搓着臉，趕走睏倦，清醒起來。

弟弟們還在酣睡，他穿上衣服，仔細的拍了拍下擺的褶皺，這布料很薄，避免頻繁清洗才能穿得更久一些。

趿拉着鞋走到院子，父親正坐在房檐下打磨鐮刀，清水沖刷着石頭，開過刃的彎刀變得越加鋒利，為今年第一季成熟的稻子做着準備。

林啟周下意識地揉了揉肩膀，家裏頂用的勞動力只有他和父親，但父親在外面還打着零工，白天的時候只有他自己下地幹活，每年都要被一茬茬水稻累得腰酸背痛，手上經常有一條條鐮刀割出來的口子，對十三歲尚且營養不良的他來說，收割就是一年當中最辛苦的活計。

「周仔起來啦。」父親抬眼看了他一下，接着說，「吃完飯你跟隔壁孀子家一起去收稻，等我下工回來去田裏幫你。」

林啟周默默點頭，他不善言辭，就算心裏再不喜歡，也知道家裏的情況根本容不得他偷懶，甚至叫一聲苦累都要被念叨大半天。

「揚仔也大了，讓他跟我一起去吧。」林啟周說話的時候不自覺地摳着褲縫，林啟揚比他小三歲歲，還從來沒下過田，而他十歲的時候早就在稻田裏來回打轉了。

林明芬磨刀的手沒停，隨意點了點頭：「那就讓他一起跟你幫忙吧。」頓了一下又說，「中午別忘了回來做飯，你媽這胎不穩，不能生火。」

林啟周很不理解，家裏的孩子已經很多了，日子窮得叮噹響，母親卻依舊對生孩子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執着，難道明知出來受苦也要讓他們降生嗎？

他對父親口中的多子多福保持懷疑，但知道只要家裏的孩子再多下去，他身上的苦累就永遠不會結束，這樣的生活就像一團亂麻，摸不到頭緒，算不清道理。

趁着太陽還沒完全升起，吹在身上的風還帶着一絲清涼，林啟周匆匆吃過早飯，拉着弟弟的手，拿着鐮刀直奔稻田地。

農忙時節，去稻田的村路上三三兩兩的人結伴而行，有半大孩子抱着水壺小跑着跟在後面，互相打鬧嬉戲，林啟揚陰着臉色，將鐮刀藏在身後，羨慕地看向那些玩鬧的孩子，臉上還帶着一絲羞惱。

「把褲腿挽起來，要是讓泥弄髒了，明天你就沒褲子穿了。」林啟周熟練地固定好鞋子，將褲腿挽到膝蓋以上，稚嫩的小手握着鐮刀，彎腰弓背給弟弟講解剖稻子的方法。

「……小心點，別割到手。」林啟周看着大片的稻田，泡在泥裏的腿肚子彷彿已經預感到未來的酸痛，一陣陣發虛，「動作麻利點，趁着中午之前收完這兩畝。」

林啟揚站在田壟邊上，遲疑着不想下來，臉上的嫌棄都要溢出來了：「大哥，這也太髒了，我不想下去，而且地裏還有蟲子的。」

林啟周已經甩開膀子，左手握住稻子，右手鐮刀乾脆利落，齊刷刷斬斷了一大把，隨手扔在邊上，頭也沒回地說：「我十歲的時候早就下地幹活了，快下來吧，再磨蹭你中午就要遭罪了。」

「我現在就在遭罪。」林啟揚噘着嘴，磨磨蹭蹭的探出一個腳尖，看大哥離得遠了，眼睛一閉踩進了泥裏。

林啟周懶得理他，這剛開始算什麼遭罪，等一會腰酸背疼，裸露的皮膚被稻穗扎得又疼又癢，手上劃出口子還要泡在泥裏，眼睛被汗水漬到的時候，才叫真正的遭罪。

而這種罪，他已經連續經歷了三四年。

稻穗沉甸甸地彎着腰，放眼望去是一大片金黃色的稻田，泥窪地

的水波上不時泛起一圈圈漣漪，渺小的水生物蹦跳着掠過。

林啟周是熟練工，左右手配合默契，露出的臂膀被陽光曬得通紅，身上的布衫也被汗水洇濕，貼在身上又悶又潮。踩在泥水裏的腳和小腿，不時被小蟲子咬上一口，不痛，卻癢得人心神凌亂。

弟弟第一次下田幹活，不得要領，被遠遠甩在後面，臉上悶悶不樂覺得這簡直是天底下最難的事情，還是爬樹抓魚更有趣。

日頭漸漸大起來，林啟周僵硬的脊背連直起腰都感到刺痛，手上的動作也慢了下來，胳膊上都是被稻穗尖尖的芒刺扎出的紅點，虎口上也被鐮刀磨掉一層皮，透着水汪汪的粉紅色，汗水流過就是一陣痛楚。

「揚仔！回家了，咱媽和弟妹們還沒吃飯呢。」

林啟周扶着腰蹬着水走回田壟上，腳丫隨意地在路邊水溝裏涮涮，匆匆洗掉淤泥，就拽着累成狗的弟弟往家趕。

「周仔你們回來了。」梁玉珍坐在大樹下乘涼，見他們進門，走上去用大蒲扇搨涼。

「年年收稻子都是最累的，看看這身上曬的。」梁玉珍有些心疼地摸着兩個孩子的胳膊。

被炙烤過的肌膚，即便輕輕拂過也會撩起一陣刺痛，林啟揚叫嚷着躲開：「媽我都疼死了！我哥幹那麼快，也不知道等等我！」

梁玉珍順手用蒲扇在他背上拍了一下，皺着眉說：「你哥幹活麻利，哪像你，肯定偷懶了。」

說着，就愛憐地摸摸長子的頭髮，說：「去用涼水洗洗臉，等下午日頭沒這麼足了再下田吧。」

林啟周平時再沉默，也是個少年，對母親的溫柔是眷戀的，輕輕點點頭，走進屋裏。

掬起一捧水，清涼涼的水花撲在臉上，暑意頓時消散，每一個毛孔發出舒爽的喟歎。

用小刷子刷掉指甲裏的淤泥，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通紅的胳膊和肩膀，等到明天身體裏的熱度退下，這一大片的皮膚都會爆皮脫落，在整個勞作期間反反覆覆曬傷又好轉，直到收割結束。

他餘光看見堆放在大盆裏的尿布，眼神沉下去，這些東西都是要他洗乾淨晾曬的，而懷孕的母親和弟弟妹妹們還等着午飯進肚呢。

把洗臉水倒出大門外，轉身走進廚房，每到做飯都是他最頭疼的時候。

上上下下六七張嘴要吃飯，母親要吃得有營養，最小的弟弟興仔嗷嗷待哺要吃得精細，菜葉要和着麵糊才能下嚥，而揚仔和自己忙了一上午更是飢腸轆轆。

米缸裏薄薄一層的存糧只有父親能吃，更加珍貴的雞蛋更是母親的專屬，他們能進肚的只有噎人的番薯和一把小青菜。

微微歎了口氣，把番薯扔進蒸籠，舀出半瓢粗麵用溫水化開，再把切碎的青菜葉子扔進去，一起倒進鍋裏熬煮，這就是興仔和他們一家人的午飯了。

林啟周從廚房出來，聽見揚仔在屋裏跟母親發着牢騷，扭股糖一般歪纏着說下午不想去收稻子了。

他卻早就忘記在母親懷裏撒嬌是什麼感覺，默默把尿布端出來，坐在大樹下搓洗，一言不發，也不關心弟弟的撒嬌哭鬧會不會奏效。

虎口處被鐮刀磨壞的皮肉沾上胰子水，疼得他猛地抽回手，緊緊捂在懷裏，一邊抽氣，一邊紅了眼眶。

這種痛感並不陌生，兩個妹妹和小弟弟興仔的尿布他都洗過，以前手更嫩的時候，常常搓掉一塊皮，整個水稻種植期下田勞作，該做的活計也沒少過一點。

整個家裏，母親最常做的事就是在家裏養胎坐月子，父親早出晚歸不見人影，弟弟妹妹在院子裏玩耍，或者滿村子亂逛淘氣，而他，

整個家的大哥可以說又當爹又當媽，裏裏外外一手抓，從早到晚忙忙碌碌又不受重視。

偶爾能從父母眼中看見一絲憐惜和欣慰，但只要更小的孩子發出一聲啼哭，那一點落在他身上、本就少得可憐的注意力，就會立刻被分走。

所以林啟周最常見的狀態，就是圍着這個家打轉，或是坐在大樹下默不作聲，看着弟妹歡愉，看着年月一天天從枝丫間流走。

洗好的尿布晾在院子裏，風一吹，飄飄蕩蕩，滿是胰子的味道。

林啟周攥了攥發麻的手，虎口已經泡得發白，磨損後露出來的肉皮也泛着刺目的鮮紅。

此時，整個院子裏彌散着番薯蒸熟後的香氣，林啟周剛要進廚房，就看見林啟揚怒氣沖沖地摔門而出，一溜煙跑進睡覺的小房間。

不用想都知道，肯定因為母親讓他下午接着跟自己下田，所以正在鬧脾氣呢。

林啟周不以為然，淡定地走進廚房。反正以前林啟揚也沒去過，等到傍晚父親下工回來他也一樣能輕鬆一些。

餐桌照例寒酸，林啟揚因為賭氣沒出來吃飯，林啟周拿着一個番薯三四口就下了肚，一雙筷子連鹹菜都很少夾，剛要拿下一個吃，院子外步履匆匆跑進來一個人。

「林家嫂子！你家稻田地出事了，快去看看吧！」

隔壁王嬸子衝進來，氣喘吁吁地說：「村長騎的三輪車翻了，正好倒在你家地裏，壓壞了一大片糧食，趕緊去看看能收的趁早別糟踐了。」

這年代，每一顆糧食都格外珍貴。

林啟周倏地起身，在衣服上蹭蹭手就往外走：「媽，我去看看。」

走到院子裏，又想起了什麼，喊道：「揚仔！你把大盆裏的水倒

掉，別在那放着絆倒人！」

林啟揚沒動靜。他顧不得那麼多了，被王孀子拽了個踉蹌，跟着跑了出去。

頂着大太陽一路小跑，等他趕到的時候，三輪車已經被拉了上來，可留下了一個深坑，壓倒了一大片稻子，倒在田埂上的水稻也殘缺不全，被損壞的穀殼飄在泥水上，林啟周看着心疼死了。

顧不上挽褲腳，直接跳下地裏，把還沒完全倒下的撈起來扔在田埂上，而已經被砸進泥裏的那些，都救不回來了。

「周仔，真是對不住。」村長滿臉愧色的迎上來，小腿上沾的全是泥漿，「等你爸回來，我們研究一下看這些能打出多少稻子，我賠給你家。」

他抿抿唇，手裏捏着鐮刀：「不打緊的，我爸等會就下工了，到時候讓他去您家商量。」

村長幫着拾掇了一會就走了，林啟周收拾完看着稻田，反正已經出來了，索性多幹一會，回去也沒飯吃了。

弓腰曲背揮着鐮刀，旁邊的地裏都有大人幹活，只有他家就自己一個半大的少年，路過的村民見了，誰不說林家養了個好兒子，這麼大點年紀就能自己下田幹活，動作又麻利，比大人都利索呢。

這些讚美的話順着悶熱的風吹進耳朵，林啟周不想理會，他只有滿心苦澀。

他也想偷懶，也想像弟弟一樣耍賴哭鬧，不順心就能摔門而去……可他不能這麼做，長子長兄的責任從記事起就烙在身上，父母耳提面命了十幾年，分擔勞力早就成為他心中磨滅不掉的責任。

他也不確定耍賴之後，等着他的是母親的縱容，還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責罵。

豆大的汗水從頭上砸在稻田裏，輕輕泛起一圈波紋，林啟周一邊

割稻子，一邊記誦在隔壁孀子家聽來的詩句。

他們村子裏很少有孩子念書。王孀子的爸爸以前念過私塾，已經是難得的文化人了，他家的孩子也能跟着念幾句詩。有時候林啟周在家掃院子會聽見幾句，每次都會留神用心，便也磕絆着記住一些。

縱然不會寫那些字，可詩句彷彿能帶給他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於是樂此不疲，喜歡上了聽王孀子家的牆根。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他沒有爛筆頭，也不會寫什麼字，只能靠耳朵聽，今天聽一點，明天再聽一點，有些詩句記得並不牢靠，背起來也磕磕巴巴的。

陽光明晃晃地照在身上，鐮刀一下下割斷稻子，嘴裏不厭其煩地重複着相同的詩句，記不準的地方就略過，等下次再聽見的時候就能補全了。

他不太理解讀書的意義，但他知道，書上有很多沒見過的东西，有不曾被灌輸的道理，這種東西就叫做知識。

有了知識，就能去書上的世界，能離開這個滿是辛勞的家，能再也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

但這也只是想一想罷了，林啟周知道家裏沒錢供他讀書，父母也從未提起過這件事情，這一棵幼小的對知識充滿渴望的萌芽，未曾破土，就已失去雨露的希望。

「周仔！上來歇歇，我替你一會。」

田埂上父親攏着雙手呼喚，林啟周猛然直起身，眼前驟然一片漆黑，眩暈感直衝腦門，手腳不聽使喚，一屁股坐在了泥地裏，身上的衣服褲子濕了個遍。

張着嘴，呼哧呼哧喘着粗氣，從指尖逐漸蔓延的麻木讓他說不出話來，直到父親跑過來一把拉起他送回田埂上，緩了好半天才慢慢睜開眼睛。

林明芬把水餵到兒子嘴邊，看着那乾涸的嘴唇，蒼白的臉色，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有愧疚也有欣慰。

「喝點水，你坐着別動了，一會我幹完一起回家。」

剛剛睜開眼睛的林啟周，還沉浸在那瞬間眩暈的恐懼中，父親的大手在他肩上拍了兩下，遲鈍的大腦反應過來，低頭喝了一口水。

坐在田埂上等身體裏的不適感一點點褪去，看着父親挽起褲腳，露出一截黝黑又乾瘦的小腿。

他仰視着不算強壯的父親。這是在生活中賦予了自己最多安全感的人，即便他不善言辭，也沒有什麼細膩又溫暖的舉動，整日在外奔波，回家說不上兩句話倒頭就睡，弟弟妹妹們都對父親並不親近——

可林啟周知道，他不是不想陪着孩子成長，只是身上壓着養家糊口的重擔，讓他不得不起早貪黑耗盡全部精力，帶着滿身的疲倦和灰塵回家。

這份責任，遠比林啟周自己做活要付出的更多，所以他從未埋怨過父親為何讓他在家裏像陀螺一般打轉。

少年的心思帶着如同春日般的細膩惆悵，也有如同烈日的炙熱情感，可林啟周比少年人更多了一些秋霜層疊的委屈，和冬日蒼勁的韌性。

很難想像，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會有這樣複雜的性格，或許這就是貧窮打造的筋骨，忍得了辛勞，也擔得起責任。

林啟周捧着水壺小口小口的啜着，看着父親走下稻田。

他覺得父親此時彎下的脊樑，比成熟的稻穗還要沉重，可內裏的責任與堅強又比任何一株水稻都要堅挺。

誤解偏頗

「爸！大哥！爸……爸！」

林啟周循聲望去，八歲的林啟聲像個小炮彈似的跑過來，等人到了眼前，就被弟弟臉上一片青白的驚慌嚇了一跳。

「怎麼了？」林啟周一骨碌站起身。

林明芬沒走出多遠，也折返回來了，目光盯在兒子身上。

林啟聲拄着膝蓋，不等喘勻粗氣，就急匆匆的開口：「媽，咱媽……呼呼——」

林啟周聽着弟弟扯風箱似的呼吸，連忙上前拍着背順氣：「咱媽怎麼了？」

「倒，倒了，全是血，就在院子裏……」林啟聲艱難地吞嚥着唾沫，好不容易把話說完了。

林啟周沒反應過來，什麼倒了？還出血了？媽摔倒了？

不等他想明白，身邊的林明芬已經衝了出去，連鞋都沒穿好，一步一個泥腳印地往家裏跑，那背影倉皇又急促，比剛才林啟聲的樣子還要可怕。

林啟周從未見過這樣的父親，心裏咯噔一聲，下意識覺得媽媽在家一定出大事了，連忙拽着弟弟緊隨其後跟上去。

沒等走近家門，就聽見弟弟妹妹的哭聲震天響，林啟周跑了一腦門子汗，哭聲越大，心裏的恐慌越大。

一進院子，饒是他一路上給自己做了心理準備，也陡然汗毛倒豎，腳步定在門口，愣在了原地。

母親倒在大樹底下，身體以一種極度痛苦的姿態蜷縮着，手緊緊按在肚子上，而身下滿是鮮血。

刺目的鮮紅蔓延了整片空地，讓人看着就觸目驚心，此時他耳邊沒有弟妹的哭聲，只有母親微弱的呻吟。

林明芬一個箭步衝上去，伸手一抱，就沾了滿手心的血。

「玉珍？玉珍？」林明芬喊了兩聲，沒得到一點回應，當即抱起妻子就往外衝。

路過林啟周的時候腳步踉蹌，讓被嚇住的他回了神。

「我去村長家借車。」林啟周轉頭跑在前面，小旋風似的。

林啟周見到母親的狀況就明白了，那麼多血，不知道未出生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還能不能留住，本心雖然懵懂，卻為母親止不住地擔心。

等把梁玉珍放在三輪車上，他一抬腳也要上去，卻被父親攔住了。

「你回去看着弟妹，鎖好門。」

林啟周站在路口，看着父親坐在三輪車上，懷裏抱着悄無聲息的母親，這麼一會時間，那些從身體裏流出來的血，已經染紅了父親的衣衫，這場景在他稚嫩的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驚懼印象。

回家的村路上，腳步虛浮抬不起來，帶起一片黃土塵煙。

弟弟妹妹們擠在大門後面，伸着腦袋，臉上的眼淚還沒乾，最小的妹妹林啟蘭縮在三哥懷裏，抽抽搭搭地看着他漸漸走近。

「大哥，咱媽怎麼了？」老三林啟聲啞着嗓子問道。

林啟周看着年幼的弟妹，哽咽了一下，拉着他的手，說：「就是生病了，沒事的，等大夫看好了就回家了。」

林啟聲眨眨眼睛，一串眼淚珠子噼里啪啦的就掉下來，抽噎着說：「可是媽媽流了好多血，我當時都嚇壞了。」

林啟周帶着弟妹們進家門，轉身落鎖，一回頭就看見大樹下紅豔豔的一灘血跡，心裏揪着疼了一下，閉了閉眼睛才重新說話。

「咱媽在家出什麼事了？」

梁玉珍年紀大了，懷上這個孩子之後各種不舒服，平時坐臥都格外小心，一點重活都不幹，就在床上養胎，按照往常是根本不會出現這種驚心動魄的意外，還是在院子當中的老樹底下。

兩個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沒說話。

林啟周覺得不對勁，眼睛在他們臉上一一看過去，剛才太慌亂都沒發現，現在才察覺大弟弟林啟揚一直都沒出現。

「怎麼不說話了？揚仔呢？」

小妹妹林啟蘭推了一下林啟聲：「三哥你說啊。」

林啟聲咬着嘴唇，遲疑了一下，才開口：「你走了之後我們就睡午覺了，然後我就聽見二哥跟媽拌嘴，媽讓他去田裏幹活，二哥不去，咱媽就在院子裏罵他。」

「二哥一生氣就把水盆踢翻了，媽追他的時候踩到泥了，就滑倒了，然後就……」

林啟周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媽媽高齡懷孕本就危險，結結實實摔了一跤，肯定受不了。

指甲狠狠掐了一下掌心，壓抑着胸膛裏翻湧的怒火，沉着臉問：「你二哥人呢？」

林啟聲和林啟蘭對視一眼，小手指了指房間。

「出事以後我讓二哥去找你，但是他說小弟會害怕，就讓我去了。」

呸！林啟興剛過百天，人都不認識呢，他能怕個屁！

林啟周徑直走向兄弟幾個睡覺的房間，一把推開門，林啟揚正縮在床腳靠着牆瑟瑟發抖。

「林啟揚！」

上前幾步揪着他領子就拖到了門外，生平第一次將弟弟攢在地上，林啟周氣得渾身發抖，指着他的手指都輕輕哆嗦。

「你知不知道咱媽懷着弟弟辛苦，你怎麼能跟她拌嘴！現在出了事，你怎麼交代！」

家裏的孩子頭一次見大哥發火，林啟聲護着妹妹躲到一邊，林啟揚趴在那，掌心在地上擦破了，嘶哈着反駁道：「還不是你非要讓我跟你下田，要不然我也不能跟媽吵架，她就是偏心你！」

林啟周聽他說出這些話，眼睛裏除了怒火，還有幾分怔忡和難以置信。

「我……？」

「我中午走的時候有沒有告訴你把水倒了？我有再強迫你跟我下田？我照顧一大家子髒活累活都是我幹，你說這是媽偏心我？」

他從未這樣高聲說過話，臉色憋得漲紅，胸膛急速起伏，看着不懂事的弟弟，想着他的誤解，母親的慘狀，單薄的少年逼紅了眼眶，拳頭卻攥得死死的不肯哭出來。

林啟揚也被今天的事情嚇到了，知道母親出事是因為自己，氣勢被大哥壓下去以後，哭着不敢回嘴，負氣般地從地上爬起來，狠狠推開面前的大哥，進了屋子，把門摔得震天響。

林啟周也想肆無忌憚地發泄心裏的怒火，可看着縮在一旁像鵪鶉似的弟弟妹妹，就只能拚命壓制下去，嘴唇抿成一條直線，腰板僵硬地站在院子裏。

小妹妹林啟蘭邁着小短腿走過去，輕輕扯了扯他的衣角，奶聲奶

氣地說：「大哥不生氣。」

衣角被扯動，小小的軟軟的手塞進他掌心，柔嫩的觸感讓他心裏也跟着一軟，微微勾了一下唇角：「餓了吧，大哥給你們做飯去。」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再加上惦記母親，林啟周一雙眼睛時常向大門外眺望，心思根本不在灶台上，晚飯隨便糊弄一下就端上了桌。

他抱着襖襦裏的林啟興，小口餵着麵糊，仔細地吹涼送到嘴邊，動作熟稔，一看就是經常餵飯。

「興仔乖，再吃一口。」林啟周用勺子細心拭去黏在弟弟嘴邊的麵糊，語氣溫和。

要是往常，林啟蘭看見大哥這宛若母親的樣子，都要打趣幾句，今天飯桌上格外沉悶，誰都沒有說笑的心情。

家中沒有長輩，孩子們就算信任大哥也難免內心惶恐，林啟聲手裏攥着半個番薯，大眼睛咕嚕嚕轉了兩圈，輕聲道：「二哥沒出來吃飯，我……我給他留點。」

林啟周雖然對弟弟還有火氣，但也做不出故意餓着他的行徑，拍了拍懷裏的孩子，說：「你吃你自己的，廚房裏給他留了。」

要不是今天發火，他還不知道林啟揚心中竟然對自己有這麼大的誤解。所謂偏心，他是一點都沒感受到，反倒在這個家裏是最任勞任怨的那個。

將興仔和阿蘭哄睡以後，林啟周搬着凳子坐在大樹下，眼巴巴看着院門，希冀着能有一點消息傳回來，或者父親能帶着母親回到家裏。

今晚月色澄明，大樹下的血跡已經沖刷乾淨，留下的小水坑被月光照耀，宛若一塊晶瑩的玉石，枝丫的光影投射這地上，佈滿蜿蜒的參差。

林啟周輕輕敲打着雙腿，身體的疲倦一度想將他拖進睏睡，卻總

是在最後一刻陡然清醒，也不知道媽媽怎麼樣了，止不住的擔心讓他難以平靜。

木門吱呀一聲輕響，林啟揚走出來卻不靠近，站在角落裏，察覺到大哥看過來的眼神，警扭地說：「我就是出來上廁所的。」

林啟周懶得理他，重又盯着大門看。

過了一會，林啟揚期期艾艾地開口：「大哥……咱媽怎麼還沒回來啊？」

哼，這時候知道擔心了。

林啟周本想嘲諷他幾句，但借着月色看見他臉上的擔憂，話到嘴邊又說不出口，小小哼了一聲，說：「不知道。」

林啟揚撇撇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生氣……我也沒想到媽能摔倒。」

林啟周沉默不語，家裏因為有他在，長兄的責任一直扛在肩上，揚仔長這麼大從未下過田，也沒操心過一星半點的家務，無論是父母還是下面的弟妹，都習慣了有事找大哥，彷彿他生來就該承受這樣的重擔。

可下午揚仔那句「偏心」，實打實地讓他心中生出了委屈，密密麻麻扎在心裏——這個家真的「偏心」過他一絲一毫嗎？

可林啟周沒有問出來，因為他知道，無論是誰口中的答案都不會是他想要的，這滿腹的心酸和倦怠只能自己消化。

此時的他還沒什麼文化，不知道人的心理有一個詞彙叫理所應當，他的付出成了常態，就變成了全家人眼中的理所應當。

「喂，你怎麼不說……」

不等林啟揚說完，大門外傳來車輪滾滾的響動，林啟周猛地衝過去，打開門鎖，伸着頭向外張望。

看見父親從車上抱下虛弱的母親，心裏頓時一喜：「爸，媽！」

一行人匆匆進屋，將梁玉珍塞進被子裏安頓好，林啟周看着母親灰白的面孔，唇上沒有半分血色，緊緊抿了抿唇。

「爸……媽怎麼樣了？」他問道。

林明芬坐在床邊掖着被角，嗓音沉重的說：「孩子沒了，你媽傷了身子，需要好好休息，你是當老大的，家裏的事情你多操心吧。」

說着頓了一下，又開口道：「以後洗完東西的水記得倒掉。」

這一句話，讓林啟周的心從裏到外都冰涼起來。

雖然沒有半句指責，可父親的態度已經將所有的責任都說盡了，甚至都沒有問過前因後果，就這麼給他定罪了？明明當時他也在地裏幹活啊！

林明芬沒注意到大兒子震驚又委屈的臉色，狠狠瞪了一眼縮在牆角的二兒子，說：「明天滾到地裏幹活去，再偷懶我打斷你的腿！」

他想解釋，但看看躺在床上虛弱的母親，那些話在嘴邊打轉又說不出來，他已經習慣將心事都壓在心裏，轉身出了房間。

站在院子裏，眸色晦暗，鼓了鼓兩頰，彷彿將氣悶一股腦的吞嚥進肚子裏，手指捏着衣角反覆揉搓，十三歲大的孩子被這股委屈憋得胸膛起伏。

他不善言辭，下午那場對着弟弟的火氣已然是最大程度的發泄了，不分青紅皂白的父親和身體虧損的母親，讓他連質問都說不出口。

少時，林啟周倏地冷哼一聲，唇邊帶起一抹灰心的笑意。從小就這樣不是嗎，他應該早就習慣了的。

「大哥……」揚仔心虛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算了，誰讓他是老大呢，林啟周沒答話，轉身摔着簾子進了廚房，不多時又抱着一大捆竹篾出來坐在大樹底下。

借着月色，手指飛快地掐着幾根竹篾編筐，他這手藝還是跟隔壁王孀子學的。等明天拿着幾個竹筐到村長家給母親換些雞蛋補營養，

他們家也實在沒有別的東西能拿出手了。

手指上下翻飛，竹篾在他手中服服帖帖，用不上多長時間一個竹筐就初具形態了，林啟周一言不發，整個院子裏只有輕微的摩擦聲。

不知道做了多久，脖子酸痛，手指也磨紅了，林啟周看看腿邊堆着四五個大竹筐，應該夠換了，才揉了揉眼睛，準備回去睡覺。

一抬眼，看見弟弟靠在牆邊上，抱着肩膀睡着了，心裏一軟，終究血濃於水，也不能看着他睡在外面，這樣明天一準生病。

走過去，用腳尖碰碰他：「起來，回房間睡去。」

林啟揚驚醒，眼神迷離：「大哥你做完了？」

「走吧，睡覺去。」

林啟周背着手走在前面，揚仔踢踢踏踏的跟着，聲音輕鬆了不少：「明天我跟你一起下田，我肯定不偷懶了……」

林啟周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在廚房忙活完就帶着晚上編的竹筐去了村長家。

村裏人都沒有睡懶覺的習慣，天放亮以後，犬吠雞鳴為村莊增添活力。

矮屋疏籬四五家，炊煙裊裊日邊斜。挎着竹筐走在村路上，清晨的霧氣讓空氣和黃土都變得濕潤，大口呼吸着空氣，清爽在脈絡中涓涓流淌，趕走了疲乏和睏倦。

村長媳婦給了四個雞蛋，還裝了二兩紅糖給他帶走，這放在村裏已經是難得的好東西了，林啟周慢悠悠地往回走，貪戀般享受着此時的輕快。

一碗紅糖水蒸蛋，甜絲絲的暖心窩，弟妹們盯着碗都很饞，但知道這是給母親吃的，也都很懂事沒叫嚷着爭搶。

梁玉珍靠在床頭，頭巾包裹着額頭，輕輕撫摸長子的臉頰，舀了

一勺糖水湊到他嘴邊，輕聲說：「你也甜甜嘴吧。」

林啟周搖搖頭，不肯喝，白糖都是奢侈品了，這紅糖更是難得，推回母親唇邊：「您吃，等我晚上再編點竹筐，吃沒了還能再換。」

梁玉珍知道長子懂事，她下不去床，家裏的事情都要靠他張羅，心裏哪能不疼呢，拉着他的手，指腹上還有被竹篾磨紅的印記，輕輕吹了幾下：「你懂事，辛苦了，孩子。」

林啟周用臉頰蹭着母親的掌心，少年許久沒露出這樣眷戀的神色，臉上帶着一絲羞赧的微紅，剛要張口說些什麼，一陣嬰孩的啼哭驟然響起。

母親帶着繭子卻溫暖的手瞬間從臉上離開，抱着興仔又拍又哄，林啟周欣喜的眼神頓了一下，有些失落地說：「您吃吧，我去下田了。」

走出房間，林啟揚已經拿着鐮刀站在院子裏了，不像昨天那般抗拒，還笑着打招呼，林啟周也不是斤斤計較的人，大踏步帶着弟弟出門了。

下田從來就不是一個輕鬆的活計，不管之前皮膚多麼白皙，頂着太陽讓汗水澆灌幾天，也能變成個黑煤球。

以前林啟周也算得上是眉清目秀，現在這幾年經常在田地裏，整個人都是小麥色的，反倒襯得一口牙晶瑩潔白。

所謂「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到了中午，太陽高掛，熱辣辣的陽光炙烤着肌膚，連稻子都被曬得打蔫，無精打采期盼着吹來一陣清風。

林啟周抹掉腦門上的汗珠，攥着衣服下擺用力一擰，嘩啦啦擠出一股水，全是身體裏流出的汗，晃晃腰間的水壺，已經空了。

直着腰緩緩力氣，揮着手說：「揚仔，回去吃飯了。」

「來啦！」林啟揚這一上午倒是沒偷懶，進度雖然趕不上大哥，但是態度端正，耳朵後邊別着一根狗尾巴草，蹦跳着追上去。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等田裏的稻子收完，還要趁着沒雨的天氣趕快晾曬脫殼，村子裏最大的曬穀場每天都擠滿了村民，家家戶戶都指望着這一茬稻子給家裏多添幾頓葷腥。

而下一季稻子還沒播種，中間有難得清閒的幾天，林啟周坐在大樹下乘涼，搖着蒲扇放鬆。

眯着眼睛看那絲絲縷縷從樹葉中滲漏下的陽光，此刻，光是有形狀的，落在身上宛若絲緞，曬的人暖洋洋。

「大哥！」林啟蘭蹦蹦跳跳着從門外進來，把小腦袋一下伸到眼前：「你看你看！」

林啟周笑着看過去，烏黑銍亮的頭髮綁成兩個小髻髻，紅豔豔的頭繩帶着一朵小花，更顯俏皮。

「真好看，誰給買的？」

阿蘭才五歲，說話的時候稚嫩的嗓音像春天的黃鸝鳥，清脆動聽：「爸爸說今天賣稻子了，給我買了一個紅頭花，我也覺得好看。」

摸摸妹妹的頭髮，就看見小姑娘又蹦跳着出門找小夥伴炫耀去了，想着今天父親賣糧回來，家裏也能吃上兩頓好的了。

正盤算着，林明芬就回來了，手裏拎着一條肉，臉上也難得帶着幾分喜氣。

林啟周眼睛一亮，迎上去接過來，一年到頭家裏也吃不上一頓肉，這窄窄的一條還沒有兩根手指粗，可對他們家來說已經是頂好的伙食了，過年都不一定能吃上一口呢。

「拿着晚上做了吃。」林明芬把肉塞到兒子懷裏，自己摸摸胸前包裹的錢布包，喜滋滋地進屋了，「玉珍，我有事跟你說。」

梁玉珍這次流產以後，身體就一直不好，現在還沒力氣下床呢，看丈夫喜氣洋洋的臉，問道：「你發大財了？還是撿錢了？」

林明芬從懷裏掏出一個塑料袋，打開以後是個布包，裏面又是